

勤

餘

文

牘

序

漢人著書多自序序著書之意而已後之人士始多人爲之序者然性情之所在學術之所成與夫爾日立言之所以然局外者之知之常不若局中自知之爲得故不得其人毋甯無序得其人矣而其言或過乎物或不及乎物非其相知之深而又相愛以道不諛則虐故擇序者慎焉補勤先生所著勤餘文牘凡十卷旣成而以示國華曰人之相知貴甘苦之共喻余不敏少從事於詞章力吟詠鮮著述之文今年加長而寤思所至聞見所及往往起而錄之又或論事於當路貽言於交友雖皆一時撫身世抒胸臆之詞顧踰日閱之不肯自沒其

所得子知我者擇序於子庶爲我慎焉國華聞之而歎
先生之所見不可及讀之而歎先生之有志於立言之
不朽愈不可及也先生之言曰貌言華也忠言實也先
生之言爲其實不爲其華者也其自鏡者類志於修己
之言也其書說序記者類志於經世之言也存吾理以
待世之能至于此者果體驗而旣其責焉則有功於世
之教爲不少也存吾議以待世之能事乎此者更參酌
而制其宜焉則有功於世之功爲亦不少也是故不憚
質白以出之顯易以喻之瑣細以識之反復以詳之凡
以存吾理也凡以存吾議也必鯁鯁焉取爲文者而繩
尺之非先生是書之心也已卯夏豐潤趙國華識

序

文何自昉哉典謨誓誥經而文左穀班馬史而文莊列
荒唐理而文屈宋騷雅詞而文脫非發於其人之性情
係乎其人之識量而徒屑屑焉俛色揣稱摘藻挾華譬
猶野竹漫山閒花蔽畝其爲物也無主而於世也無裨
則無爲貴文矣吾師補勤先生雄於詩自言畢生精力
無他用不能文顧其學成試仕當咸同二十餘年閒中
原喪亂海市縱橫佐大帥靖內寇馭遠人志切救時多
所建白先生之所謂不文者皆先生之文而惜乎知先
生者震驚乎先生之詩不復求先生之文而文亦幾爲
詩揜騏從先生遊二十年矣戊寅出宰觀城官同土得

復親步趨始知先生之詩之粹行於世者起自趨庭集
甚富而文存始同治甲子祇以條陳時務自記所歷疑
皆一時有爲之言而無以盡先生之蘊取而讀之則性
情之誠篤識量之宏深體用經權隱然大備所著自鏡
語重家修密存養恥營求夷於與人而峻於律己出而
問世無不愴懷民隱乃心公家如防海之主攘夷辦賊
之主圖勦理財之主民利治河之主下游率皆敦本清
源切中時弊忠言讜論不事唯阿故雖歷事名公卿而
勿驚聲華無或貽譏門戶亦可謂守正通方學有根柢
者矣而極先生之才充先生之志猶且欲然自視謂其
文之無補於時而僅足當餘事也名其集曰勤餘文牘

此其意猶不在文而先生之所以爲文與文之所以見
先生者未始不於是乎在是編一出而世之震驚乎先
生之詩者不可以是而知其所由來與光緒五年歲在
己卯上巳受業周騏謹序

序

道性情一語爲千古言詩之則亦千古言文之則厥後
曰體裁曰宗派曰氣息言文者愈精且嚴而爲文者亦
愈拘且失甚至填砌詞藻以自掩其真而性情愈不可
見矣予幼困舉業藪著述少壯專力吟詠凡有所見悉
達於詩輒謂五七言亦可運古詩卽其文而屬文益僅
論者比之杜少陵罕爲無韻文子愿焉投刺齊門年且
五十自念高適爲詩中年未晚何獨於文不然檢舊藁
僅得幼作一篇餘皆筮仕後建言論事之文友朋贈答
之語及自記所歷而得諸聞見者率皆直抒臆說質實
無文踰時讀之益徵予氣質之偏而重予性情之過豈

必出以示人耶顧其中敷陳大旨發於性真下無苛刻
病民之法上無阿諛苟合之詞自語語人亦復據理直
陳無依回於世故十餘年來不以榮辱升沈少自貶損
回憶弱冠受書束身名教面目固自存也嗟乎貌言華
也忠言實也言者心之聲文詞之於言又其精焉者也
此豈可強託與且安知其千慮一得不有合乎古而宜
於今者顧以文之不工而聽其渙漫塗抹而無存與會
校伍東溟長夏無事同人吳子海門嚴子少璜請刪存
而莊錄之得若干卷以附補勤詩存之後既又出平日
同人晤對語別爲一卷不擇瑕瑜並錄之非惟就正於
高明且將存之它日以自鑒其性情而俟吾學之粹焉

以言乎體裁宗派氣息則敢謝不遑時同治癸酉六月
遇閏補勤氏并誌於蓬萊行館

勤餘文牘目錄

卷之一書

上江蘇李大中丞請運鹽販米平糶書

上浙江左大中丞請規復甯紹郡邑書

上大吏某公書

上淮軍統帥請疏通運河書

張秋軍次荅翁叔平同年治河書

上曾文正請兼用圩寨民團破拒賊馬書

上曾文正請飭鎗隊間用牌矛書

上曾文正論追賊宜先裹糧書

與錢瑞生書

與同年賈琴巖比部書

與琴巖論善後餘事書

軍次賀王氏弟子熙年崧年捷鄉闈書

與孫澄之學博書

再與賈琴巖書

與錢揆初太守書

與宗滌甫先生議增孔孟廟從祀先賢書

卷之二 書

賀陳子莊大令其元權南匯縣書

再與陳子莊書

上通商大臣與洋商換約書

與同年王臥山司馬書

致錢笠湖大令書

答葛子材茂才書

答恭壽主人書

寄答夏子松鍾荏山兩太史問治河書

上太保李中堂請治黃運兩河書

再上李中堂書

與黃漱蘭先生論學書

與汪曉堂論詩經音註叶韻書

與汪曉堂校正東征詩註書

與何吟秋孝廉論文書

登州營次答族姪霞僊書

上丁中丞請自造洋火藥不用火輪書

卷之三 記

嚴子陵釣臺記

昌化三松亭記

潛東大溜行舟記

海上日出記

曲阜謁聖記

附明良遺像書後

慮僂銅尺考

登岱記

續得武氏左右室畫象記

吳越錢忠懿王金塗塔搨本記

周虢季子伯銅盤銘搨本記

曲阜衍聖公所藏明季鐵冠圖記

謁少皞陵周公廟記

龍洞佛峪記

結筏順清河記

汶水濟運源流記

鐘神記

卷之四 記

蠡城被寇記

松滙從戎紀畧

南師平捻紀畧上

南師平捻紀畧中

南師平捻紀畧下

卷之五 論說 序 書後

孟子道性善論

主靜圖說

義利辨

時命解

原得

原能

相人者說

馴物論

洋鎗隊大小操圖說序

如皋汪氏兩園圖詠合刻序

讀書一隅錄序

題潘茱坡鄧尉讀書圖并序

書關仲韓所脩吳興沈培園新疆大記八卷後

書乾隆甲子壬申先曾祖鄉闈遺卷後

書唐山百虎卷後

書家曉山記白公子恤友事後

卷之六 碑 傳 書事 墓誌 雜文

續修曲阜聖廟碑

重修孔林享殿神道碑

重濬文獻泉洙河碑

重修鄒縣亞聖廟碑

孟廟東廡先儒錢公碑

張秋八里廟開河碑記

鄆城侯家林河工合龍碑記

荷澤賈莊河工合龍碑記

濟南浙閩館神祠碑記

賈琴巖比部傳

江南名宦錢公傳

江東義民傳

書頰口橋人災事

書友人王某述夢事

定州渠河村勞氏墓誌

祀河神文

附
河神靈蹟

民圩助勦捻賊論代

勤餘文牘卷之一

山陰 陳錦 畫卿

上江蘇李大中丞請運鹽易米平糶書

同治壬戌四月

竊惟滬濱爲江南互市籌餉要區客民雲集僑居驟增數萬戶而民食尙充者先恃浦東產米之多繼由江北運糧之便是以百貨昂貴而米價猶平及賊陷浦東民糧盡失今春克復不及布種新禾而甯紹災區又復來滬購食入少出多青黃不接無怪其以千錢易斗米閉糶不遑若不官爲籌辦勢將商賈寒心稅捐減色於餉需有礙卽於大局有妨况杭湖饑潰鑒在前車人有危心則民無守志所係匪輕查近來漢口米價每石易大

錢四千若以沙船載運每船八九百石多至一千石到
滬每石運費不及千文是照本平糶每石不過大錢五
千文祇當市價之半應請勸諭在滬紳商借捐錢二十
萬串彙繳一局或每戶認運若干石公僱沙船四十號
委員押赴漢口購米四萬石到滬照本加運費作價若
千入市分售以濟民食俟頭批售出再運二批周而復
始且空船不能赴漢必以貨物壓載因而另借成本轉
運鹽斤照咸豐十一年九月前撫憲薛奏准招商試運
淮鹽行銷楚西兩省成案參用浙江餉鹽行銷江西章
程改商運爲官運查淮鹽每引運本連釐課約銀十兩
再加各官卡釐捐并水腳約銀二十兩輪船護帶費約

銀五兩每引作本銀三十五兩運至九江漢口可售銀五十兩是每引仗銀十五兩以江西歲銷二十七萬餘引湖北歲銷五十五萬餘引額鹽計之卽配運十引之一歲可運銷八萬引仗銀一百二十萬兩就大局而論江浙兩省巨賊叢踞勢將聚殲軍務愈繁餉需愈亟與其抽百一之捐不如收什一之利與其羅掘於殘破之地不如貿遷於完善之區大江上游元氣漸復而下游物力壅滯無以疏濬利源今以下游有餘之物易上游有餘之財不但收其釐課並且利其贏餘本屬目前籌餉大宗今卽以賣出鹽價購得前項米糧由漢口運回反覆轉運俟有羨餘便可抽還米本豈不一舉兩得其

銷鹽之法應咨兩湖制憲及江西湖北撫憲押銷在各商之先禁止搶銷以期迅速除照原奏嚴飭水師員弁妥爲護送外照會英領事於近金陵阨要處所一體帶護不在條約禁運鹽斤之例回運米石各卡免捐并沙船船捐一律邀免如此權宜辦理鹽銷不滯米運通行救荒則糧價自平兵民得食籌餉則官商同力士馬飽騰一俟浦東秋收漸起先將米運暫停改運別貨似於國計軍需兩有神益用敢敬陳管見並鈔錄運鹽原奏呈電伏乞鈞裁謹上

上浙江左大中丞請規復甯紹郡邑書

同治壬戌五月

浙省之有甯紹雖處偏隅實居要地一通海道二多殷商三地勢深曲四民俗馴良軍興以來餉源所出無異蘇滬向之陷浙自此今之復浙亦自此况其地海通閩粵陸接台溫加以定海廳之兵勇江北岸之洋商諸暨縣之義軍種種牽制賊已自顧不遑一經收復直抵曹江亦易於固守先以乘虛攻克之機漸爲首尾兜擒之計不難聚而殲旃請陳其略一日頒告示以定人心自粵匪竄踞鄉設僞官途置賊卡衣冠頓改朔望不同其被陷居民因道路隔截久不聞朝廷聲教不知援兵遠近是以良民欲爲民而氣已餒奸民敢爲賊而膽愈

張今擬首先請發告示諭以江南賊勢窘感金衢各路
肅清窮寇易追大兵立至各宜齊心殺賊以應援師選
健卒數人微服入境徧貼四鄉俾民知官兵雲集賊踞
不久庶良民愛名奸民畏法其陷賊而不堪誅求之人
尤必有薙髮來歸者人心旣轉賊勢自孤二曰保完區
以固根本浙東惟定海未失有官有兵有民次諸暨賊
僅一過次台屬賊已退去皆無官而有民其初未始無
奸民導賊入境其繼則不堪賊擾而與賊爲仇若聽其
自然或不勝賊而強爲賊或大勝賊而自爲賊均未可
知至定海素爲海盜覬覦之區曾引賊渡海撲城官率
民團擊退斬獲賊首頗多賊不復至儻支持多日糧盡

無援必爲海盜所據而賊因之則各海口皆震矣今擬
保守完區一由溫處台州達諸暨以助義民一由台溫
達定海以助官兵爲兩面進攻之路惟諸暨宜兵餉並
進定海則但須餉而不待兵三日任舊人以資策用浙
省失陷時官兵半在城外其武弁有台甯溫處之人至
今散歸尙可起用以資熟手如台勇今在台州殺賊自
保廣勇今在定海隨同官兵均經大獲勝仗地方官方
倚賴之未始非舊時管帶員弁激厲而成若飭令定海
鎮總兵及前甯波道府訪問舊時員弁稟請起用酌給
糧餉仍帶舊部就地樹援則勇悍不馴之夫有所節制
多一練勇卽少一遊民其益不淺又有情殷効用之員

旌節未臨末由自獻胥准其就近報効立功仍責令地方官切實結保以昭慎重則人才復集策用有資四曰獎義民以勵眾志自賊陷甯紹後各邑民團鬪然一散從風若靡散而復集者亦再蹶不振惟諸暨包村包立身以平民具守志有小術多奇中收合民團自稱統領東安義軍布衣茹素不斂民錢民爭餉之與賊屢戰屢勝殺賊無算賊不敢犯自浙以東賊惟憚包一人若先獎包立身以職銜俾奉憲勦賊則名正言順易於立功未始非收復紹城之一助此外餘姚之第四門上虞之謝家塘蕭山之龕山山陰會稽之後海頭鄞縣之東鄉慈谿之山北民自爲戰家自爲守不可枚舉祇因道路

梗塞未得官兵協助聚散無常若給予告示以此等強悍之鄉爲準諭令一律呼應大有聲援五曰寬脅從以招內應凡脅從之輩爲賊用者初祇爲保全鄉里起見若聽其自然則漸覺便安遂眞爲賊矣及今出示曉諭使爲內應密授指揮則天良未昧可許自新且反間有人賊情警懼六曰籌滬餉以便輸濟浙省餉無所出不得不暫資鄰省除江西福建所籌由上游徑解行轅外上海終當酌濟甯台以保海隅片壤一經克復照舊通商於滬餉亦正有裨益今定海等處餉源告匱刻難支持一旦決裂掣動鄰疆所關匪細應請江蘇大憲急其所急兼籌甯餉或援皖北捐章就在滬浙民勸令捐餉

奏請從優獎敘以示鼓勵現在定海一廳及甯屬之在
滬紳商俱興此議惟以未奉明文互相觀望應請由行
轅遴委幹員督同紳士認真勸辦庶幾羣情踴躍可稍
紓東顧之憂七日廣借捐以應急需甯郡爲浙餉大宗
上年累捐至一百四五十萬之多今當殘破之餘殷富
頓爲貧民無從報効須以借捐爲收復之資俟收復後
設法措還其措還之法旣不應擅用關稅釐捐又不能
仍出於舊時捐戶惟有鄞慈鎮三邑田捐尙可派辦緣
賊在則田非已有賊退則田可收花卽將本年花息按
畝酌捐以還借捐之款民尙樂從所慮者甫經收復守
禦無資其有田之人或仍爲捐戶恐無暇還及借捐應

請傳諭甯紹紳商之在滬者准其將來專以田捐還借捐不另勸戶捐庶幾籌還有日易於成功推而行之餘姚上虞則曹江以東聯成一片劃江而守便可渡江而攻至山會蕭各邑收復之費即可取之甯波無煩借捐矣八日會夷兵以樹外援賊陷甯郡惟畏夷人前數月閒偶來甬北滋擾則夷人鞭撻之穢溺之縲絏之賊輒遁去以故北岸獨免賊累特惜夷人仍與賊交易奸商從而附之現雖禁止甯港通商捐稅盡廢而通商如故夷船經過鎮海深入甬北習以爲常今自江蘇撫憲奏准與駐滬英法國兵會防會勦業經收復浦東鄉鎮及嘉定縣城顯有成效甯郡城北亦通商馬頭原議會勦

章程本兼言在內事同一例何獨聽賊往來應請照會
駐甯領事一體嚴防乘機會勦將來克復全浙卽從此
入手亦江浙二省軍事大綱也某生長浙紹就職江蘇
一介書生聞見隘陋祇以情殷桑梓願獻芻蕘伏乞俯
賜採擇以慰億萬蒼生雲霓之望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上大吏某公書 乙丑四月

伏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側聞明公才識德望之隆文章經濟之盛籠絡萬有卓越一時膺 朝廷特達之知慰人宇蒼生之望使天下懷才之士莫不奔走而歸之卽方之宋歐廬陵唐韓荊州而蔑以過豈特國家慶得人之盛哉夫士爲知己者用而用之有幸有不幸有終有不終惟數奇故不偶某以一介書生謬膺軍事受知於當路者殊等異數一其食而事什之歲遷其秩者再一時煩鉅交并獻替無隱凡所以爲知己報者惟恐不逮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然而能進不能退知得不知喪敢於受事喜

於見功舉其大綱不克躬親細目一不得當遂獲重戾
隸也不力網吞舟其漏魚人亦有言齒焚身而疑象卽
幸逢洞燭不辨自明而奏凱甫聞身坐閒放杜門謝客
蓋一年於茲矣道遠無歸偷生字下然未嘗有所干謁
以自暴其尺寸之長而復求斗升之祿也退坐窮廬景
行古昔一命之士踰分憂時輒用系懷世事欲口不談
兵而愧無其度乃復屑屑焉謀所以救時款侯門而投
刺亦多見其不自量矣抑又聞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當今之世深宮宵旰之勞將帥
馳驅之苦何如其憂且勤而士也踐土食毛戴高履厚
於我朝廷緩急乃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不加戚

於心此非至愚極陋卽愬然忍人且東南大亂之平僅
旦夕耳士卽不爲國家計甯不爲身家計而謂不謀所
以救之耶救之而卒無敢言之者獻議多格於難行而
陳詞復怯於多忌夫言必期其易行而又不犯人之忌
則可言者餘幾以我公之情殷求治詢及芻蕘卽巷議
街談臨軒必採而況某之屬在幘幪分當獻納者哉知
而不言是不仁也言而不盡是不勇也知而言言而盡
而多所忌諱是不公也惟某性成狂戇抱杞憂而爲越
俎之謀惟公度乘謙沖懷蓋慮而布懸鞞之令用敢直
陳管見仰叩班門爲東南壬甲詩一卷捍海豫圖策十
二苟不以其學爲無術而俯加裁度使畢其詞因擇取

一二以爲救時之助則終身蓬華雖死不恨臨上無任
惶悚引領之至

上淮軍統帥請疏通運河書 乙丑五月

竊惟運河之設上供天庾下利行商數省沿河州縣窮民賴此食力以活者不知其幾千萬於地勢爲流通血脈利用富强意美法良無過於是自楚粵江皖被髮匪竄擾漕運偶停失業者眾大河南北兵燹踵至健黠遊民凶歲多暴不裹於髮卽脅於捻勝則蟻屯敗則豕突豈皆怙亂半苦無歸無歸則患在無家無家實病在無業現在軍威方振而捻勢轉橫非乘隙求伸乃負隅圖抗於此而必伸盡殺之條益以堅怙終之志允宜兼施勸撫並用恩威顧勦則終拒而撫亦見疑卽使受撫方來而不聞得業以食則其附不固卽其變易生未免效

遲患速恭逢節相會侯分設四軍以環擊爲坐困迫之
使來防中寓撫幸值我統軍操東山之鍵戶鑄北路之
金城方鐵網齊張豈肯任多魚之漏而珂鄉有備當不
煩困獸之迫偏師出擊以少勝多士飽馬騰必有餘力
正可爲 朝廷建久大之功況念茲蠢類無非宇下黔
愚則防撫之餘首在預謀民業某等自天津南下由滄
州故城夏津武城以至臨清本係借衛爲運之地河流
暢旺無所用治臨關以南始行開河濟運以黃河身高
淤二百餘里隄坍岸窄挑濬爲勞迨至張秋正抵黃河
北岸大溜截斷運隄南北五六十里間穿運者十餘道
當溜則汪洋一片隄岸被沖避溜則孤立中泚河身被

淤沈家口以南戴家廟以北舊堤東岸隱約可循本年
試運南漕新設水站行舟始有定程不至漂流東下總
之黃水冲運之地運不受黃則黃益汎濫黃水濟運之
地黃能淤運則運亦旁流弊皆在於正流淺阻爲今之
計急宜疏通正流撩土培隄以洩上游之怒乘流去淤
以輕旁溢之災卽不足以治黃河之冲突而正流多一
分通利究於漫勢減一分汪洋亦屬不無小補卽以治
運言之無論其與黃水分合總以正流可行爲率必至
萬難疏通之處始由決口旁出逕行黃流亦須去其阻
滯使可暢行祇以遭水被兵各州縣民力凋敝官吏畏
難以致完善之區民力亦無所用必欲創興盛舉莫若

分防兵一半輪替充工需費少而用力多爲百姓倡而
卽假募夫之名爲招徠裏匪之路則工賑相因反正免
飢寒之苦兵民交作新降有彈壓之資且使受撫者無
投降之名而有充工之實則其來尤便似此辦理不必
遽復糧船先用民船試運既可杜目前無業爲匪之漸
亦以弭將來海運挾制之端實於補偏救弊之中寓正
本清源之治不惟淮揚舟楫直達通倉務使皖楚江浙
次第挽輸源源相繼商賈輻輳再覩昇平盛業大名豈
不彪炳今古也哉

此同治四年上淮軍統領書也是年爲江北漕糧試
辦河運之始

張秋軍次荅翁叔平同年治河書

戊辰三月

高樹人導送台旌渡黃南下歸而傳述尊意下問大河
治法足見大君子公忠體國刻不去懷粵稽自昔禹疏
九河由碣石入海卽今津沽其分流則卽今東境歷夏
商千七百年殷都五遷耿相屢圯而正流不改至周定
王五年己未河徙碇礫與漯合漢建始河平閒河決平
原出千乘與濟合比得河流沿革圖凡二十有九於商
二於周缺於秦一於漢三於魏晉於五代於唐各一於
宋四於元二於明十於國朝祇載一圖今續爲三其
閒北流之廢實始宋太宗時決滎澤頓邨南至彭城乃
達安東海口有明因之直至我朝數百載相傳成法

必以力疏淮河下游爲正本清源之策由今言之河之
可慮而勢所必至者凡二而穿運不與焉一則不疏尾
閘而下流淤墊一則不嚴隄捍而中溜南趨卽今遷滾
無常尙不爲束定河身之計不及五年必由鄆鉅嘉魚
漫入南陽諸湖不北不南水櫃填塞是併運河不治也
束水攻沙本治河長策而攻沙之具人力兼資若聽其
自然溜分力薄淤在正流不及十年必由蒲臺利津一
路停緩海口沙漲潮汐內填尾閘阻滯是併大清河不
治也論者謂不復南流則穿運口門終無治法夫穿運
者南北之同病也南流數百年恃洪湖清水刷黃耳豐
工決後洪湖沙漲者什七八其清水之不可恃曾何異

乎北流且以南淮北濟納黃之得失衡之淮猶待於窮
趨人力也濟但聽其直下天機也溯水脈則豫河濟源
以上河濟本自同源考往事則宋代逆數太初北流久
成故道烏用強之南返卽南返矣曹單淮徐乾河高淤
治法何存洪澤清水牯埧不靈接濟安在必有求其北
流而不得者且何勿以治淮之法治濟耶某聞 國朝
何恭惠督河二十年無決溢者恃有混江龍鐵篋子等
具後以惜費不用淤漫復萌當時抗疏廷諍陳詞政府
求復此具伊豈無人亦患有言不用耳及今而又不用
是言患不於淮而於濟安知東境之蒲臺利津直境之
鹽山慶雲不將爲澤國乎不甯惟是東鹽灘池黃入則

廢濟武兩屬地勢最窪僅恃民隄在在皆堪逆慮欲清
其源當圖以漸事未有急於疏治下游者以混江龍言
之原製三輪必有一輪懸起今擬變通作兩輪輪厚四
尺圍四尺五寸徑一尺五寸鐵條加箍口緊七面用鐵
齒各一道每道七齒縱橫排釘齒各長七寸入木外露
四寸方口闊二寸作鑿形兩輪之間加小輪厚八寸圍
尺六寸兩面微小令能動轉兩輪孔宜寬每輪兩頭內
包五分厚鐵皮三寸令著
軸軸加鐵齒以防磨擦軸兩端貫鐵柱加紐牽紐則軸進輪旋前
齒入沙後齒以次挑沙上泛約重二百斤以上宜用之
大溜底沙鐵篋子原製有齒無輪入水則膠今擬變通
加輪用長八尺圍四寸五分鐵桿一具兩端五寸內各

貫一輪

有直輻

輪高一尺五寸厚五寸桿身勻釘鐵齒十

有五齒長五寸闊一寸五分厚一寸下注如刀劈水別用二木桿長七尺直注鐵桿兩端聯以鐵環又加橫木四尺貫直桿上端繫以大索牽行水底輪自轉而齒不膠梳沙上泛宜用之淤灘淺溜是二器者各製百具用船拖帶令行大清河大清河者今黃河故鹽河也自濟南灤口一百八十里而蒲臺又一百二十里而利津又四十里而太平灣入海皆鹽船行駛之地以千引六船計之歲運四十萬引約須行船二千四百次往返得四千八百次但令空船拖龍下至利津重船載龍上歸灤口或設腰站於蒲臺遞換接運責成蒲灤鐵門鹽關督

拖押濬實力奉行不事更張已屬一舉兩得卽另雇民船添派八槳砲划較之淮河特設此具強令商船効命更不累民此某所謂河之可慮者二而穿運不與焉者也黃河穿運自古已然不自今始特患張秋臨清二百十里借黃濟運易淤難開耳今北運旣非終年有水黃汛未臨居然大壑不煩空水畚鍤可施卽使淤而挖挖而仍淤淤而又挖幾至無容出土之地究之道里匪遙卽買民田爲沙山地步豈竟乏變通之術亦不得因噎而廢食也方今大軍雲集小醜就平百瀆効靈河流順軌或不待此計慮之深長倘草野干慮一得之私適有當於 朝廷思患豫防之指則言之不嫌其過甚而備

之惟恐其不先直以爲當今急務亦無不可辱蒙垂問
醜縷具陳惟明公俯察焉謹荅

此戊辰三月書也時河已北流尙未旁溢是年四月
決滎澤十二月堵合辛未決侯家林漫南旺湖始分
入南運壬申二月堵合癸酉決石莊戶張支門漫牛
頭河始由南陽湖徑入南運乙亥三月堵合賈莊普
建南隄北流斯定而大清河乃受全黃之水矣今年
戊寅大清河下游兩岸旁決小口不一處回視是書
已不幸多言而中雖曰黃河天險人力難施其動定
亦可以理決也沿革圖則予所得自張秋河弁之手
者較禹貢雖指所載特詳惜有圖無說存俟參考昔

光緒四年十二月補勤氏再誌

上會文正請兼用圩寨民團破拒賊馬書

丙寅十月

竊惟勦擒於今日厥有五難我步賊騎衝突堪虞一難
疲兵窮追稍縱卽逝二難議者謂野無所掠而賊於圩
寨先以免擾脅糧得少輒去官兵轉以後至見諛濟應
無人三難各圩閉關不出倖賊速去無敢截扼與官兵
秦越四難曠野平原所如無阻無論河防有時逸出卽
防中數百里避兵環走蹊徑尙寬曠久師勞猝不可戰
五難今將料賊而不爲賊料疲賊而不爲賊疲計惟寄
行糧聯圩寨斷道路而又急求拒馬之法以與之戰伏
查行糧之備分飭州縣隨地儲購候用周而復始慮慮
已極周詳再推官辦而及於民辦則儲濟益廣若圩勇

之設十年前山東頗極講求後因流弊漸多經前東撫

閻禁止復散而技擊蒼頭齊境尙多可用若就膠萊黃

運聯絡其閒

時李爵帥圍賊運東官軍追賊環走膠萊黃運之閒

昌邑安邱諸城

日照爲東路鄰

城沂水

滕嶧爲南路齊

東青州章邱博

山爲北路兗

州泰安

濟南爲中路凡有圩寨悉令派團

助勦分圩大小每圩若干人賊至出擊聯圩互應先給

功牌獎其圩長重以帥令申明賞罰而又調集東三府

登萊青

無賊處精銳另設五營擇經戰武紳如傅提督振

邦田總兵在田者專統之以爲民團主將居中調度酌

給糧餉其餘團勇仍自備資斧並令該將視官軍所向

預籌行糧禁止圩民濟賊先事則各就要路掘坎開濠

埋椿設陷兵至導避賊至誘入臨時或設法延誤賊行
以便追勦得及賊方狎民初必大中所誤繼且迷惑無
之一涉遲疑追兵立至驅之入甯分段掩殺淮軍習用
洋鎗以之禦馬有便有不便未能驟改民團五營則一
成長矛狼筓一成刀牌一成鎗礮以資熟技蓋賊專尙
馬則必思拒馬之方莫如以狼筓抵拒刀牌乘機滾進
而又雜矛桿長刀於狼筓隊中連環擊刺竊意所向必
勝惟民團貴激勸必就地紳耆方能呼應足資統率因
而各舉所知分布各邑冀可得力事後責成散團亦不
致貽他患向時賊無定所勢難徧團且民望賊去團亦
不奮今賊圍一隅擾累皆知不免是以殺賊意堅且已

成聚殲之勢民無懼心乘此驅民爲兵不激自動數圩
舉辦各圩自危靡敢不勉古未有兵民合力而賊不平
者此卽辦之不成而大令下行賊必喪膽未始非聲威
之一助也

上曾文正請飭鎗隊閒用牌子書 丙寅九月

技擊之用廢車戰者也火攻之用廢技擊者也湘淮軍制專以鎗礮勝者粵匪尙守則我軍尙攻奪隘爭城首在及遠使彼衄於火攻猝不得振而短兵得乘閒入之守局一搖人心自潰故力破其堅寡可勝眾捨逆不守而走遊掠無方攻具本無所用當其有意避兵我固追之不獲矣卽迎我而戰也彼以騎來我以礮往礮發略早而騎已芴分如射飛禽少縱卽逝疾趨而過所傷無多漸走漸包我方顧後而步賊正兵已逼敵前刀矛並進矣故我軍方城之敵部伍多亂於三面騎賊而夷傷仍中於一面步賊騎其遊兵步實其正兵也凡戰必一

鼓作氣手不停揮目不旁瞬而後可以少勝多以客反
主耳若排鎗盡發待裝萬人下顧則賊且乘隙驟來大
礮在前其進已老步隊畧一移動而礮已先被搶矣卽
預爲之地令四面均成四人西洋礮法兩人疊立連環
放鎗而操演稍生連環不轉專恃劈山礮火箭等器抵
之去敗亦已不遠此猶就善戰者言之其次見賊馬則
急顧輜重紮方城而賊已包抄鎗未發賊先已盡發賊
伺鎗後疾趨所擣軌中儻無接應必不可問矣至馬隊
固野戰要需而少則不能包賊弱則不堪衝鋒卽用作
遊兵以助敵勢亦須進止得宜勿自誤步礮惟追奔探
哨則用爲正兵非謂賊善用騎而我必以騎破之也今

之賊勢所以浩瀚剽疾者善走耳其究亦無他長若令
三戰三北瓦解卽在眼前惟所患於戰者二未合時患
賊騎之衝則當思禦騎之策已合時患洋鎗之老則當
圖接戰之方不過加藤牌矛桿二物而已無逾於古法
也擬每哨祇留洋鎗四十以二十名改爲藤牌四十名
改爲矛桿其每營中哨則專用劈山洋礮火箭噴筒等
器亦酌留洋鎗四十名牌兼短刀藥包列於礮首矛次
之鎗又次之牌之用遇騎則斬馬足遇步則抵矛桿內
護礮腳外詫馬眼馬不經見初用尤利矛之用前以護
牌後以替鎗矛在前則鎗無急裝之患鎗在後則矛無
進老之虞統而計之以牌禦騎可操必勝以矛遇矛或

亦有不敵之時洋鎗從而繼之所發必殲矣如是似可以破賊之所恃惟北人習矛添募猶易藤牌向惟營兵習之近多荒廢教練頗難擬除去滾棚花法專練遮攔廝砍以步伐齊穩爲主尙可猝辦但旣用藤牌則墩腳必宜聯合勿因戰地遼闊擺隊過寬以致其敵不厚是又存乎臨敵者之心裁矣是否有當存候採擇

上曾文正論追賊宜先裹糧書

丙寅十一月

勦擒之初用民車載米以鍋挑隨之臨戰先計安頓糧車累誤實甚迨銘盛良軍遊擊入鄂改用騾駝其行較便前入膠萊並騾駝亦多虛設一飯維艱矣竊意軍中炊米必安竈汲水採薪煮蔬非此不食其行路輒因之紆緩追賊時每日少行二十里五日而落一程卽無及擊之理若守圩截渡得聞追兵尾賊我兵不守自固後無追兵守局易搖所關匪細卽尋常竄擾時果能緊追賊不遑掠何由得食故追勦之遲速動關賊勢之盛衰匪第博一戰而已也顧追賊必先謀裹糧今者南勇雖慣米食北地祇宜麩飯擬變通辦理有米食米無米食

麪官爲購買存候領用酌量扣價就目前大局而論運防不患無米勦兵所至若沂州泰安章邱濰口甯陽等城鎮令各地方官由大營領價預購白麪每處三四萬斤並小米數千斤以官秤五十斤爲一包用蒲包兩層包細結實就地存儲候諸軍經過領食隨領隨補一面通飭各統領嚴令營哨官弁督率勇丁除日食外每人各打麪餅三斤椒鹽爲餡無論有事無事推陳出新逐日隨身攜帶其平時祇須一炊便得再食固已省卻工力一遇窮追截勦苦戰馳援各出所帶且行且食竟不作炊事後旋即補足以是爲常驗有無餅及短少者重責著爲令如是則無炊爨之稽而有阻飢之備並所帶

炊具亦漸從簡易其行必速現屆秋冬野無遺糧瓜果之屬採食殆盡誠以購糧爲第一急務若得官爲購辦取諸公中在各軍免致爭先采買疑於擾民在居民免致臨變驚惶疑於閉糴似屬兩有裨益也

與錢瑞生書

乙丑九月

秋杪屬鞬曹屬轉戰古豐歸而裹足旌門澁心默想自
念少時庠署趨庭肄業西湖詰經精舍習見夫屠篠園
師金岱峰錢警石兩先生皆以廣文攻經學與伯父厚
齋公縱論古文宗派悉以著述見長不願濫膺民社心
竊慕之已而家室滄桑爲貧試仕猶冀存其故我餘力
學文又不幸而遲以三年從戎滬海亦可爲少安而毋
躁矣乃德爲才揜命與仇謀好名若狂聞譽則喜謬以
愛才爲知己而舍己從之當時是也功名急而利害輕
物望隆而意氣盛外無悃悞無華之寮佐其圖其成內
無勤苦知難之子弟力持其後故始得之時逆知必失

每與喟歎家人皆以爲不祥今且一官輕屣萬里荷戈較之燕安鳩毒者流直當得金丹換骨然而不悛者回首故吾固自不謬也將一衄而不自伸夫安往其不三黜且天下事亦正需才耳動以顧戀身家委蛇名利之徒任之事敗而身亦敗顧誰則子然一身哉天必壽其老親佐以健婦而又生賢能之弟若子屏營其私俾無迫不及待之勢以視其身心之所用於理則大任降用於欲則大罰隨此天之所以厚君子也其次才及之德不足以載之困於心衡於慮然後發則必有室家之累身世之憂怨謫危疑之故甚者倫紀之變以視其器量之所承承之怡然惕然者美材也或不勝其震撼激

搏而少改其度非入於下流則委爲朽瘠矣夫人以剛而折必懲其既往而痛自貶損之顧血氣可損志氣不可損問自命本欲爲何如人則取其志量才畧事功之不可弋獲者隨地隨時擬議而存之常在若難若易閒以待其有用又必使心神常周乎一身觀我觀人內外洞徹凡我身不可見之形不可聞之聲心神常退處而察之詩曰旣立之監或佐之史監史者誰蓋我也彼其自以爲是而旁若無人亦祇見有我耳迨責人則明責已則闇何又但見有人而不見有我故夫鏡者天下之善物也別妍媸使我恥正容貌使我恭酒後百態俟其醒而自鏡之雖妄人必返遁者何則彼見有我也足下

具美材處美景堂上健而壽官而貧一可幸兄弟多而
能二可幸質不必定爲善猶未嘗爲惡三可幸惟當多
讀書以戢其浮動自是之氣如刈草然早拔根株則毋
勞焚蕪敢以靜坐爲勸軍中休夏竊取先人自鏡圖遺
意自作觀我圖繼之以詩便寄南中故人用誌戒勉亦
惟恐不自見有我耳良友箴規要以義合奈何而獨遺
執事故敢述所得以聞

與同年賈琴巖比部書 丙寅三月

讀來書若謂僕好談時事樂此而不疲者何見之左也
向以爲人必老於憂虞而壯於忻樂不知夫樂之老人
也不得已而樂之老人也以僕之窮無所之始一傾吐
其胸之所有樂則樂矣曷其奈何弗疲且僕之試仕江
南蓋三年耳宦海漚痕嗒焉若夢臨去不忍默策萬言
投刺侯門不待命卽揚帆逕渡此豈復急功名希利祿
以徼倖於萬一之詞哉偶從軍書百葉中出所陳初稿
重繹而書之雖莫必其言之用否而吾則旣已言之矣
吾言之勢不得不與閣下其言之閣下卽不自言之而
別求一能言之人以言之皆言也但姑弗道其爲何人

之言若適亦爲是言也者非諱也一恐言以人廢則人累言一恐人以言舉則言累人烏乎累言耶今之言固以人貴也烏乎累人耶今之聽言者又樂人之不勝我而必窮夫勝我之言之效也此閣下曾意之而僕則既身之者也且言之不可以嘗而試也不行於此而別求所行於彼則言且以忌廢孟子曰士未可與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與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閣下其勿陷僕於穿窬也可同學多不賤矣吾鄉繼起近推何人其在外如應敏齋薛慰農亦健者錢慎菴先生惜已老矣天津見王道甫如儲氏制藝專從切實入手疑涉平行而魄力自大餘則時文之少根

祗者其在下吾不敢知在內而留心天下者則首推閣下矣嗚呼天涯知己能與於斯者蓋鮮而謂吾其能默然與附陳善後餘事此道光季年之粵寇咸豐初元之捻禍所謂爲虺勿摧也必有謂言之太過慮之太早者鑒於已事宜亦不過而不早矣豈又以爲過且早耶天下事甫見爲早卽已悔其遲敢不爲閣下早言之謹上

與琴巖論善後餘事書

丙寅八月

咸豐間賊踞江介僅淮揚一隅北至袁浦南至邵伯東至通海西至僊女廟保有巖疆與賊接壤五方雜處禁令不行所恃以無失者廟鎮商賈來自上江木廠悍夫多而善鬪無事則嘯聚為匪有事即應募為勇當時頗得其力而私立盟會漸成禍機殆解嚴散勇半為盜流其人多楚產及蘇常降眾遣散入江中途遺落并降為兵勇而復散其營本不在遺列者

凡受降祇憑降目率眾為勇立歸管束蘇

城降目八人偽納王郅丞寬偽比王伍貴文偽康王汪安均偽甯王周文佳偽天將范啟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為駢誅帳下眾出以遣某曾草一示豪禁止居民勿以屋賃與楚粵皖人若輩遂俯首就遣某在滬又與遣事以萬金雇輪船徑送武漢者萬人一一到籍嗣因節費改用江船送波及不能行江之船致出江即潰臨時

一團幾失江陰道潛與句結徧布江南吳門尤甚初以
眾在途至今不靖重兵分紮蘇松京瓜懾不敢動及撤防益久匪勢益橫
曰哥老會曰安慶道友多腳夫船戶肩販手藝及遊民
遊勇者流借煙館賭場茶坊小押爲巢穴行劫爲非聲
氣甚廣以先入者爲長輩次入者爲幼輩已及五七輩
輩不知若干人均以口號字第爲憑隨地聯絡所至不
攜分文可得居處飲食遇事羣起應之口號所通趨救
立至不必素相識也新復郡邑保甲未查流寓客民遷
移無定將令捕役緝拏而役亦會人將令地保查訪而
保皆會友及比追火急則公推一人認抵各案以死諱
黨黨亦斂資助之否則公然肆行莫之捕捕而匿亦莫

之破也此類根柢於僊廟枝葉於蘇滬蔓延於京瓜清
淮萌蘖於金陵蕪六涓涓不塞又成江河夫江南天下
之臟腑也大疫甫愈再伏風邪津液一枯不復能療心
鬲之病今之心鬲不可謂不病矣攻補並施而體不頓
者賴臟腑力耳是駸駸者而置之勿圖復又有不及圖
者矣勿圖亦有故一曰規避處分一曰不清盜源近見
浙撫奏寬台州府一屬盜案處分免使諱盜爲竊互相
隱匿此以絕規避也又見閩督克復嘉湖首禁地方茶
館蓋嘉湖土匪起花會花會恃鎗船鎗船聚茶館此以
清盜源也若從金陵清江嚴發禁令合力查拏寬地方
盜案之咎而賞守令獲盜之功並禁止遊民聚處若嘉

興之禁茶館者揭木通衢洞發盜隱鑒於已事杜漸防
微必有殺一而警百獲一而散十者勿以其微而忽之
顧弗以其多而難之也再煙館一業雖寬不宥之誅究
屬害民之具主客皆與賊鄰亦盜藪也其中流毒固不
待言言其大則是物之盛衰與夷運之盛衰通呼吸是
理率難爲淺者道嚴加禁止不必居禁煙之名卽已收
弭盜之實但使不清其源而時節其流何妨不揣其本
而姑齊其末外閒尙無此等厲禁坐令是物如水銀瀉
地無孔不入嘻何其甚也夫治固有法行於此而效收
於彼者治煙館以絕吾盜之媒而隱以奪外盜之魄則
卽召外盜而大禮焉其可也敬附陳之

軍次賀王氏弟子熙年松年捷鄉闈書

是科乙丑弟子

捷鄉舉者七人醜臨孫汝贊登翰林

假館吟香

齋名

滄桑共閱寒燈老友汗漫江湖卻憶海上

遨遊曾與諸弟一續西窗夜話又苦黃梁夢短灑淚臨

歧從此名場蹭蹬廣陵散更不在人間矣小春十日負

弩歸來馬上論交遲計木樨香否忽報西湖月滿榜花

復開極目天涯科名技癢旋從宗滌叟傳到題名浙錄

快睹桂林千佛喜聞槐蔭二難同人如鮑臨洪燦諸子

外約略幾人恟恟不甚記憶而自當以貴昆玉爲吾門

大宗次卽及於厚卿

孫汝贊

一鳴驚人何竟聯翩鵲起吾

不能無感焉越中前輩如屠筱園師

湘之

章蓮輝燭禱

牧皋

元益

嚴菊泉

光榮

玉花潭

光煜

先生率以孝廉設

帳鄉里門下飛皇科第突過其師卽先君子亦弱冠課
徒二十年甫登鄉舉弟子著先鞭者三人亦可謂今之
經師矣顧皆以廣文老不與聞世事惟杜蓮衢閣學聯
以五十登翰林掌文衡顧亦不離乎教者近是僕何人
斯乃必敷歷名場與天下士爭事功耶多見其不自量
矣今且從將軍殺賊作露布歸甍毳行窩蒼涼詩句自
問茫茫天壤何以位置此身乃一片寒氈尙流餘韻干
尋枯木忽生大枝又復以姓氏炙人口容屣棄籟官再
登龍山奪皋比坐乎抑又聞之古人所謂功名者有功
名教著述爲先經濟次之科第又次之如諸弟於科第

則庶幾矣功名蓋未也勉旃手泐奉賀不宣

與孫澄之學博 文川書 丁卯六月

蜃樓一闕此別何如再過秦淮造廬不獲每念跋浪鯨魚含沙北射手無鐵弩誰與障狂瀾而西之夫事有決一言應萬里彈患於猝發俾覬覦不得逞而天下賴之不覺者絮橋蠟丸乘桴被褐一介良士預人國家苟能是是亦足矣事後疇復知其故顧與其斯舉乃知其難而謂今能忘之與昨得余曉雲書報執事至滬舊遊袞袞意亦以此獨眷故人雖然事有幸有不幸法有行有不行人有能有不能言有用有不用去之斯已耳必強後我者爲之抑亦固矣不才受造物玉成良苦疲於鞞刀老於游翰露布不足作也幸佐名公望益馳譽前謁

李合肥猶問訊執事不能忘倘亦憶冒雨偕謁時斗室
歛獻臨門切屬耶小詩奉懷卽頌著祉戰狀必早聞不
贅

再與賈琴巖書 丁卯八月

曩者四寄書言俗事令人快然不樂卻附盤足吟而未
知尊足未瘳也六月杪由滬中權署返滬一書道數月
前事而不知前乎此者猶有未到書至今杳然亦卒鮮
後命盼念奚似東氛一陷運防遂驚海徼議者謂踣鋌
獸利網羅三面望洋此其垓下乃畫膠萊爲廣里防門
之塹顧預備逸出仍倚運渠爲重關大帥督濟州集皖
豫鄂兵前後十萬以次抽勦行至歷下賊悉力再陷東
軍越膠萊西不日南走海贛逼安東大帥能調鄰省勁
兵而不能輯東人私怨江淮諸部未有掣肘如今日者
也安東亦海曲或能就滅殊未可知下走爲鼎軍私而

蒙帥府眷顧未敢從之去後路儲運無補時艱借箸之
餘退輒扃戶據梧揮汗日手一編每念初舉於鄉先大
夫預示出處謂倘得縣令便改教授當許著述是讀書
有成也否則點清班益可喜誌之十年卒不肖而以仕
救貧又坐貶廢不貽令名雖死猶視今且行年五十一
事無成始知牖下老生天命不屬思改弦易轍而已深
入不毛得一日賦閒便親一日佔畢期以三年舉比退
食雖愧黑頭江總毋譏白首馮唐涉筆爲文日三致意
近哀比年條陳時事及筆札可存者三卷並增前先人
井田圖考二卷合詩存已錄者爲二十卷而時藝及幼
作不與焉夜以繼日必伏案嘔出心肝乃能就枕如市

儉窮途持籌握算雖絲粟皆入慳囊蓋書生愛名之習
而值文章戒得之年吾衰不幾甚乎雖然記少時聽先
人述累世厚德至除夕解衣贈人寒夜束芻煖友自歎
生平無力竊謂小子他日居官當有一舉而利萬人者
嗣當癸丑暮春之初禍亂方亟人抱杞憂諸同年方人
之暇謂不才當居何等應猶憶之卽仕吳中僭懷民物
痛切時艱日以輕兵禍抑夷橫爲己任上無師生一刺
之結納下無徵逐標榜之交遊見要津則藐之所言公
無私謁誓以終身不爲貶損議者謂是故爲岸異以行
其干進之術者或因而訾之僕則益抵死毅然其無所
顧維時兵勇借差淫掠民船裹足乃進捐貲雇用計先

斬軍士河干民爭輸之月得萬緡大府眾中歎賞予曰
是皆嶺鼻禪所供也公喜多某竊願少同官色然其在
官諸如此類無唯阿而實無一日忘公家事會大軍將
戰百里外夜大雨臥中驚起閩人問之則曰雨不利戰
耳閣下視僕於身家何如耶壬戌之夏青浦軍中飲積
尸水歸而病瘳存喘絲一息忽瞿然曰丈夫有志未逮
死將焉往便默然不及家事噫此何人哉五十爲詩寒
燈獨坐未嘗不礪魄在胸也正恐交滿人閒覬面千里
老死填臆迄無知人聊爲閣下吐之兒子一矜僥倖獲
雋有詩紀之曰一生未了科場債償到兒曹定不多千
里馳聞乃爲父老所喜感謝感謝謹啟

與錢揆初太守書 丁卯七月

往者濂谿子附達一書以爲必同在行也已而聞養痾
酌泉非勿念之顧藉免烽塵差亦足慰笏山來濟云將
移城寓度非止旦夕居乃敢由首郡寄書爾伏惟珍玉
造物無己亂心若欲彰後至之過而靳料敵之名者其
實正料其必出故急運防以待鄂援耳援來斯發騰出
戰兵而賊已先潰圍以去天耶人耶抑守者過耶樞垣
由是益不戢防河而河防誓弗爲動非是益無以遵毋
使蔓延 廷旨也今且撤防爲勦亦何難十道並進而
各軍相距尙百十里不啻留康莊以走之曹考歸陳計
早報邊馬矣得勿謂之蔓延乎昨答南中寮友書論膠

萊事謂但當言攔不得云防若守攔蓋勦者機防守則不勦語也一字之差旁觀騰議固然無足怪豈知此賊終以攔斃所難者騎戰如射然射之於樂也何以聽何以射騎之於戰毋乃類是自今運攔較膠東多五萬人綴賊後矣以道里計之除去湖堧天險所攔止南八插北戴廟耳與賊上下必有能要於路者彼顧後勦必憚前攻獨不畏半濟之擊而徑渡乎賊中不可謂無人也諸軍故軍運渠西聞鄂軍劉總戎獨就運東爲汛地連營夾道戰守互施料賊必獨避此推而施之各隘開段設夾岸險兵至則出擊敵至則堅壁伺之賊必無渡理東人所言不啻白圭治水爲問四省十萬師同時前集

鄰國又何以禦賊耶甚矣其不足信也賊驕我戒時會
可乘吾帥能不爲人言變計否幸高明力持之拙作多
而不精日夕技癢此吟中魔病也或曰過此當是進機
向嘗有之

與宗滌甫先生議增孔孟廟從祀先賢書

曩者辱承指示得瞻謁闕里廟延親見尼山俎豆因歷
溯庶祀諸賢儒自及門弟子外多姓名行事見稱於論
孟書中者次則及於漢儒尊經宋儒理學并歷代有功
經訓諸儒我朝文教昌明超邁前古近數十年入祀
文廟者前有文天祥謝枋得李綱後有毛亨許慎呂柟
陸世儀并公孫僑公明儀諸子博引旁稱殆無遺憾而
天語煌煌垂爲令典必以咸豐十年上諭闡

明聖學傳授道統二者爲斷此其所以尊正學而端人
心者不已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與然而猶有浮
雲蔽日者異端爲害邪說誣民從古以然不自今始

矣今之論道統者輒謂絕於秦火續於漢儒而成於宋學不知其先乎此者佛於五季黃老於兩京楊墨於六國向非孟子韓昌黎辭而闢之入之類絕矣漢宋諸儒又何所藉手此孟子所謂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韓子所謂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而不胥而爲夷者洵乎其痛嫉之也及今追原道統遙接孟子而維繫乎漢宋絕續之交者有唐一代斷推昌黎觀其與孟幾道書所言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已毅然以孟子自任孟子亦嘗以能言距楊墨爲聖人之徒置之孟門不居弟子之列例以

孔廡當出宋儒之前自應援朱子升祀十哲之例於孟
廟樂正子之次添設東向配位以祀昌黎其在孔廡則
應升祀位於孟門四弟宋儒四賢之間均改稱先賢韓
子庶於時代品題各如其分至姓名行事見稱於論孟
書中者尙有陳良亦應援林放蘧瑗之例升祀孟廡公
孫子之前並增祀孔廡樂正子之上夷考陳良當楊墨
橫行之世獨能悅周孔之道北學中國未之或先雖著
述無傳而不惑異端已超出於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之
列故孟子以此責陳相背師而卽引孔門弟子以定其
罪案較之公明儀數言見重已自不同凡此二賢謂爲
闡明聖學傳授道統固已相對無慚以之從祀廟廷使

天下後世知所宗尚不致畸邪惑溺而爲禽獸夷狄之所不忍爲實於世道人心大有裨益嗚呼今豈無所爲楊墨佛老者乎海國著挾書之律而編愚登異學之堂昔之壁壘紛持禍滋門戶此獨膏盲深錮患中人心將秉正以祛邪貴防微而杜漸有心世道者可不以是而樹之風聲與敢質高明惟祈訓正